

热点 REDIAN

张树藩
罗达成等著

群众出版社



热 点

群众出版社

1988年

热 点
张树藩 罗达成 等著

天津社会科学院丛书编委会编辑
群众出版社出版 天津新华书店发行

河北省吴桥县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11.2印张 237千字

1989年2月第一版 1989年2月第一次印刷

ISBN 7-5014-0303-1/I·91 定价：3.80元

目 录

独身的女子们.....	朱谷忠	1
少男少女的隐秘世界.....	罗达成	24
未婚同居者的咏叹调.....	李显福	77
拐卖妇女纪实.....	王灵书	101
性医学备忘录.....	李 宇	136
理性与情感.....	朱幼棣	160
人类生育问题大揭秘.....	武宝生	216
酒祸.....	张树藩	276

独身的女子们

朱谷忠

她们开始尝试另一种生活：
独身。请听听她们
的自白吧——

尽管我终于在本文的最后一个字后面打上了句号，但我仍然不得不承认，要弄清独身或单身女子们的事，是很困难的。我相信，她们是世界上最挑剔的一部分人。

不管原因如何，她们终于不想妥协，开始尝试另一种生活：独身；从而也开始纵容自己，我行我素，不受束缚。无情的是，她们既要面对出于好意的人的怜悯和不理解，也要忍受别人对她们的歧视。在许多人看来，她们是那样倨傲冷漠，孤僻消极，茕茕孑立，难以接近。

确实，如果不是相熟的，你就压根儿别想知道她们、找到她们；她们也压根儿不想向局外人披露点什么，甚至对自己的亲属也莫不如此。如果，你有兴趣想了解她们，想和她们聊点什么，你非得有开采金矿那样的耐心，否则，三言两语就会把你打发了事。至于能谈点什么，那得看你的运气了。首先，你得谨慎，给人一种信任感，有些问题可以单刀

直入，有些问题只能闪烁其词、适可而止；有些问题呢，则需要你自己花费脑筋去思索、理解了。

你不能怪她们！

在我国，传统的观念是男大当婚、女大当嫁；特别是一个女子，到了或在别人看来早过了待嫁之年而未出嫁，宣布独身，你想想，她会遭受什么样的猜疑、误解、麻烦和压力呢？

“你怎么啦？你为什么不结婚？”

首先，无论是家人、邻居、亲戚、朋友，或是同事和上下级，都会向她提出这么个简单的却又是难堪的、无法回避的问题。

几乎与此同时，种种闲言和碎语也就接踵而来：

“这人怕是心理变态吧？”

“嘿，说不定生理有缺陷呢！”

“嘘——听说了吧，她跟……对对！这叫隐私嘛，哈哈！”

于是，她简直成了一个被示众的“囚徒”了。如果她有办法对付这一切，那最好的办法也只有一个，这就是：不跟人傻笑，远远地躲开他们！

众所周知，由于社会风气的影响和世俗观念根深蒂固的原因，在我国，对于无论是久不成婚或是已经离异的中青年来讲，独身的自由，单身的生活方式，迄今还无法得到人们普遍的容忍和理解。

毫无疑问，独身的生活永远不会成为人们普遍的意愿，但从世界的角度看，独身却完全不足为奇。有资料表明，国外许多发达的国家，独身人数的比例远比我国高得多。

这到底是由于富裕为独居生活提供了可能性？还是由于随着人们文化水准的提高，社会文明的进步，视野开阔了，对事物有了新的评价，一个容忍多种生活方式的愿望在人们心中表现得愈来愈现实的缘故呢？

我们还是先听听一些独身女子的自白吧。这是福州市著名的“月老”、爱情和婚姻心理学专家——一位退休的、68岁的老人刘含怀，热心为我提供的一些资料。

1984年12月18日，苏联《共青团真理报》刊登了一个名叫什·娜塔利娅的女工程师的来信。她在信中写道：“……我们独身的原因很多，最常说的是没有产生歌曲中唱的爱情，或者干脆说没有走运！首先，我不是现代化的女人，不抽烟，不下酒馆，不爱听流行音乐，不喜欢看庸俗的喜剧；其次，我属于忧郁型，不善交际，不能与人见面就熟；第三，我的相貌不能让人一看就喜欢……”而福州市的一位女助理工程师，却是因愤于世俗观念而宣布不出嫁的。在讲述这一经历时，她激动得几乎掉泪：“简直俗不可耐！我绝不凑合。他们说30岁未嫁的姑娘眼鼻子高，性情孤僻，难以理解。让他们说去吧，我行我素，我宁可容忍另一种生活方式……”

《中国青年》杂志前几年曾刊登过这样的一封读者来信：

“编辑同志：

我们这里有几个30岁左右的姑娘，打算一辈子不结婚了。她们认为，独身没有牵挂，没有负担，可以把全部精力都用在自己热爱的事业上。有人劝她们，她们便搬出林巧稚等独身一辈子的事例来作

回答。我本来是不赞成她们的，但近两年在恋爱上遭到挫折，驱使我也逐渐赞同她们的观点了……

新梅”

我们再看看刘含怀在他的一本专著《月老的报告》中剪辑的一个单身姑娘的独白吧：

“单身，并不构成我宁静生活的威吓。工作一紧张，我都把结婚给忘了。你们下班匆匆赶回家，为丈夫洗衣服做饭，照料孩子，有时还怄气；而我逍遥自在，看书，看戏，听音乐，旅行……我感到生活充实，心情愉快！”

刘含怀在他的那本书中，对诸如此类的现象分析道，独身是由于日益增长的社会观念差异性而引起的，其主要原因，大多是因缺乏合适的配偶，也就是择偶的价值走向不同而产生的。其中，又有不少是因为男女比例“失调”、大龄或年龄悬殊、相貌差异而“被迫”不结婚；有的则是因为性格、情操、认识水平不同于世俗观念而宁愿不出嫁。如果不抱偏见，你就会发现，实际上，她们也只是普通的人，同样具有人的常情、本性，本身决不晦奥难懂；在体质、素质上，有的甚至教人迷恋。但她们的思想和心灵，却又是那样的幽远深邃，不可捉摸，令人感叹！

认识我的朋友看到这里肯定要哑然失笑了：瞧这家伙！你怎么懂的？你是什么时候对那些独身的女子发生了兴趣的？

说起来，连我自己也感到意外，但生活里，的确又常常有许多意外。

只差一天，她那一头秀美的头发就将成为剃刀下的一堆牺牲品了……

1987年6月的福州，到处是席卷的热浪和蒸腾的暑气，全城的人都在抱怨，大概哪儿也找不到一块地方会比这里更闷热、更令人窒息的了。

这天下午3点，妻子和孩子们都到遮光掩亮的电影院看电影去了，家里只剩下我一个人。我躺在房间的地板上，正在看着的一张《参考消息》不知不觉滑到了地面，我慢慢地把汗渍的手臂搁下，随即闭上了眼睛。这时，有人在我的门上急促地叩了两下。

“阿忠！阿忠！在家吗？”紧接着又是一阵重叩。

“进来！”凭声音我判断是个熟人，而且是男的。

门开了。果然，门口站着一个满脸汗水的男人。我定睛一看，这不是我的好友、市某单位驾驶员李金良吗？

“哟，是你……快进来，进来呀！”

我连忙坐直身子。但我吃惊地注意到，这位好友满脸愁云，两脚颤抖，站立不稳。

“怎么回事？”

李金良有点不知所措地走进房间，低头看着双脚，忐忑不安地说：“请、请你帮个忙！”

“怎么啦？”

“我姐姐跑了！”

082970

“谁？”

“我姐姐……”

李金良说着，一下就哭了起来。

第二天，我们终于在古山的尼姑庵里，找到了正待剃发“入伍”的李金良姐姐李阿美。

李阿美，医务人员，年龄三十有四。她容貌娟美，身材窈窕，有着一头乌黑发亮的秀发。自从她度过25岁生辰以来，追求她的人便越来越多，络绎不绝。但奇怪的是，始终没人能够打进她的生活圈子。一年又一年过去了，这使得她十分老实的父亲也焦灼起来，几乎每隔一些时候就要催促她一下，但她总是婉言拖延。谁料，她的迟迟不嫁，竟在这三口人的家庭中酿成了日益尖锐的矛盾。

原来，弟弟李金良早有了对象，本想早点结婚，但对象嫌李金良只有两间房子：李阿美住一间，李金良和他父亲合住一间，便要李金良找单位去要房子。哪知单位住房也紧张，说李金良家里已有房子了，不在分房之列。李金良只得如实和对象说了。对象也没法可想，便叹气说：“那只好等你姐姐出嫁了！”谁知一等再等，姐姐就是不出嫁，而且一点动静也没有。这下李金良急了，只得三番五次找姐姐商量。开头气氛还可以，后来，一进入实质性问题，两人就僵了；继而，也发生了几次口角。再后来，当姐姐明确表示终身不嫁时，李金良简直傻了！

怎么办？姐姐可以一辈子不嫁，李金良和他对象能一辈子不去领结婚证吗？眼下李金良已30岁了，他的对象也27了，耐心总是有限的，这事拖下去显然不妙，而且女方的父母也多次提出：解决不了房子问题干脆拉倒。这一天，李金良

态度不得强硬了起来。

“阿姐，跟你商量一件事。”

“什么事？”

“我想在这个月结婚，你能不能去单位集体宿舍住一段时间？”

“好……我马上就走。”

李金良感到意外。今天怎么啦？三言两语就解决了？他原来设想：这一次“摊牌”后，肯定是会伴随一场可怕的口角的，到那时，他也只好把一肚子闷气、苦水倒出来，拿不准还会跳起来骂他姐姐冷酷无情！……但现在，他听到了屋里清晰的拖曳声——那是搬动箱子、打开抽屉的声响。不一会儿，姐姐提着一个装满衣服的网兜出来，径直向门外厨房走去，又拿了牙刷、牙膏之类的日用品，出来后对李金良说：“阿爸去公园回来后，你告诉他，我走了。”说罢，头也不回地出了巷口。

李金良向前走了几步，便僵直地站在门口。他呆呆地想着刚才的一切，脑子一片混乱，心里惶恐不安。他知道，他毕竟不能这样呆下去，因为他不敢肯定姐姐会去哪里。他十分清楚，今天他们姐弟俩都有点反常。

薄暮初降时分，父亲回家门口来了。但他发现：屋里悄悄的，女儿和儿子都不在。

直到午夜时，李金良这才梦游般地回来了。他浑身汗水，失魂落魄地倚在门后，面对惊恐万分的父亲说：“阿姐不知去哪里了。”

6月13日上午，父子俩冒着酷暑四出寻找，李阿美的单位也派人来协助，他们寻遍了所有的亲戚、朋友家里，依然

一无所获。

就在那天下午，急疯了的李金良找到了我。我们立即来到李金良家，与李金良父亲商量要不要去派出所报告或到报社登一则寻人启事，老人沉吟了半晌，忽然记起了什么，说道：“她最近好象去过几次古山，要不要再去那儿找找看再说？”

谢天谢地！次日上午，我们来到古山，果然找到了李阿美。

好玄！只差一天，李阿美那一头秀美的头发，就将成为剃刀下的一堆牺牲品了！

“咳，我说，你生弟弟的气了吧？”

事隔几天，我终于鼓足勇气，试问了李阿美。

“不，不，”她急忙否定，“你听谁说的？你……你们太不了解我了！”

我愕然地望着她。说实话，对这位女子，我一直了解的不多，尽管她一直信任我。

“那你……为什么……”我吞吞吐吐地说。

李阿美咬了咬嘴唇，皱起眉头注视着自己的脚，似在琢磨什么。“好吧。”她终于开口了……

原来，她是十分爱她弟弟的。自从李金良有了对象，为了房子问题，她就急着想住到单位去。当然，那是几个人合住的一个集体宿舍。她早就试过几次，但每一次都以失败告终。一些追求她的人，不失时机地登门拜访，赖在房间里不走，这使得其他姑娘们很有意见。有一次，当她不得不正色地把一个追求者赶到门口，那个近乎绝望的家伙，竟然故意在她的胸上抓了一把。这使她惊骇至极，而且伤心透了。就这

样，她又不得不回到家里去住。

“那么，在你的周围，就没有一个适合于你的人？”我盯着她，决心打破砂锅问到底了。

“没有。”她平静地点点头。

我又一次感到疑惑。

经过几次推心置腹的交谈，我终于弄清了这一点。原来，这多年来，她竟然一直在一种神秘的幻想和渴望中生活着！她幻想着、渴望着有个这样的男人向她走来——

这人有着乌黑平整的短发，象高仓健；有着又浓又密的眉毛和宽厚的嘴唇，象杨在葆；有着壮实的腰、宽大的胸，象克拉克·盖博；他是那么成熟，那么稳健，当然，还有几分英俊。可叹的是，类似这样的男人几乎都被那些比她更漂亮、更有身份的少女追求上了。

她只有一条出路，就是等待。

她早就从电影、电视和小说中得到这样的暗示：等待是可行的，因为，这些男人才是真正的男子汉啊；对女性来说，获得这样的男人，就等于获得了对付各种生活的保证，感情才真正有寄托。

但她恰恰忘了，这些男子汉大都只存在于书籍中、屏幕上，所谓十全十美的男子汉，至今还没有出世呢。

结果，她在等待中得到的总是失望，最终陷于绝望。

当她发现“上当”的时候，她已进入了尴尬的年纪。在万分的困惑中，她未能解脱出来。为了保持“洁身自好”，她选择了并且坚定地踏上了独身之路。在住房的矛盾尖锐起来后，她决然毅然但又不无怨气地进了尼姑庵……

现在，她又回到单位去住了。她的追求者们都叹服了，再

也不敢找她。弟弟李金良已在7月结婚，小夫妻俩常去看望她。周末接她回来团聚，一家人有说有笑，气氛倒也融洽。只是做父亲的依然心事重重。他还在为女儿操心。我也抱着再试试看的心情去和她交谈了一次，想给她介绍一个人，结果被她十分客气地拒绝了。过后，她突然寄了一封信给我。信中，她抄了一段别人的话：“我相信世上有无数的好男人，但只有一个是卑鄙的骗子，偏偏我就会找到他，结果，我就惨了……”信上还说，她十分感谢我，但希望我今后不必再向她提类似以前的问题了。末了，她高兴地写道：“自从我的事情传出以后，我已收到了好几个署名独身女子×××。单身女人×××的来信，表示愿意和我交朋友……我已经去找过她们了。”

不知为什么，叹息之余，这一消息又使我的心动了一下，我的胸中忽然涌起了想了解另外一些独身女子隐秘的内心世界的希冀。

她们是最难采访的一些人：谈话如出一辙地简短、冷淡、尴尬……

通过不断的努力、暗示、解释、鼓励，李阿美终于相信了我的意图，给了我一些写信给她的那些独身女子的名字和电话号码。当然，她还是显得勉强。

她对我说：“我会预先告诉她们的，至于她们会对你怎样，我没有把握。”

这就好了。我飞快地抓起她的手握了一下，大概过于兴

奋，竟把她吓了一跳！

开头两个挺干脆的，她们答应见我，只是要求我不要暴露记者的身份，要尽量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

一个是C。这是个干瘦的高个女子。她的左边脸颊上有一块不大不小的暗红的胎记，十分惹人注目。不知为什么，一见面我就敏感地猜测：也许，她的一切遭遇，就在这块胎记上了。

果然不出所料。

“……我独身的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脸上的这块印疤（原话如此）。哈哈，它的确不怎么好看，这是父母给的，我有权选择吗？可它吓退了我中意过的一些人。当然，也有人又偏偏冲着这块印疤来找我。可我一打听，他的品质实在让我害怕！就这样，你还有什么要问的？”

她的坦率让我吃了一惊。我一时有点不知所措。过了好一阵，才结结巴巴地说：“有一个……叫雨果的作家说过，一个人如果没有内在的美加以充实，任何外貌的美……都是不完备的。”

她摇摇头：“我知道你是写作的人，可你知道，现在呀，社会上还不都是崇美的风气？”

说着，她有点灰心地指着日历上一个女明星的彩照：“长得有这几分也行。”

我沉吟片刻，冒出一句：“那么，你就想这样过一辈子了？”

她没有马上开口，忽然从口袋里摸出一支烟来，点燃后，显得慢不经心。

“我开头说了，这不是我的自愿。也许一辈子，也许

不。现在这样也有好处，我可以想做我喜欢做的事，也不需要向谁解释自己想去哪里。当然，我还是常常觉得孤单

.....

“你今年多大了？”我冒昧地问了一句。

“不，我的年龄和名字，你都不要记了。”

另一个是L。她32岁，长相不俗，只是两颊略显苍白。下巴漂亮而坚定，颇有点男子气。她穿着一条很合身的牛仔褲，步履移动时，更衬出她的某种干练。

我是在她窄小的办公室见到她的。待坐下，我刚想说明一下来意，她却打了个手势制止了我：“你想写文章吗？”

我望了望她，点点头。

“那好，”她微微笑了一下，随手拉开抽屉，拿出一个信封递给我，“可以这么说，你要知道的都在这里。你带回去看怎么样？用完再寄还我。”

我接过信封，迅速扫了一眼，又迷惑地看了看她，却见她已站了起来，毫不迟疑地伸出一只手：“我还有事，今天就到这里好吗？”

天呐，前后不过两分钟！

我不无沮丧地带着信封离开了。一回到家，便迫不及待地打开它，结果发现里边只有一张剪报。剪报底端有一行潦草的字迹，说明这是从1987年第6期《青年月刊》上剪下的一篇文章，题目是《爱的困惑》。这究竟是什么意思呢？我感到十分纳闷；想了想，便往椅子后靠了靠，接着开始阅读起来。

“我是一个工作、学习、生活都比较要强的女孩子，曾被评为先进工作者，命名为本行业女能人等荣誉称号。然而，

我万万没想到，正是由于有了这些，竟使个人婚姻问题屡遭波折……”

“1982年，我走上工作岗位，并在不长的时间里取得成绩，曾与我青梅竹马的他却还在家待业。尽管我根本没把这些放在眼里，但我却从他的眼光里看出，他的高傲的男子汉形象受到压抑和冲击。于是，他开始躲避我，冷落我；随着我的工作不断取得成绩，又搬到新居，本该有个美好结局的初恋，由于他一再退缩，便不了了之……1985年一天，我在路上认识了一个小伙子，他比我大五岁，在一家大公司工作。以后又见几次面，还算谈得来，两颗心便逐渐向一起靠拢。一天，我们又碰到一起，我发现他很不高兴，问他怎么了，他没回答，而是怔怔地看我。突然，他问道：‘你真是个小劳模？’我一下就被他轻傲的态度激怒，回答说：‘对了，我还是党员呢！怎么样？’原来，他到厂里来接我，见厂门口的光荣榜上贴着我的一张彩色照片，竟吓了一跳。兴许是我的身份不能够放一个贤妻良母，他打退堂鼓了。这以后，热心的同志为我介绍朋友时，人家一听说我的情况，就吓得不敢见面。有的说高攀不起，有的说党员劳模是家庭的累赘，更有甚者说，要老婆，不要劳模。”

“早在50年代，刘巧儿还唱出：‘劳模会上我爱上了人一个……’可到了80年代，在一部分人眼里，却把女劳模、女强人、女党员，同冷漠、机器人、不懂感情划等号，人为地在她个人生活面前设置一个冷冰冰的栅栏。寻其根源，仍不过是封建的‘女子无才便是德’的残余！多么可悲的偏见……”

第二天一上班，我立即跟L通了电话。